

金曾豪少儿文集 ★★★★★



# 狼的故事 狐的故事

金曾豪 著

作者凭借其特有的想象力，  
创作了不少动物小说，  
让孩子们在具有知识性、  
趣味性和传奇性的故事中充分领略大自然的壮阔，  
感受生存的艰辛和生命的瑰丽。



Jin  
Zenghao

出版社

立 国家一级出版社

★ 金曾豪少儿文集 ★

# 狼的故事 狐的故事

金曾豪 著

金曾豪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的故事·狐的故事/金曾豪著. —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209-09517-4

I. ①狼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01909号

### 狼的故事·狐的故事

金曾豪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 
邮 编 250001  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  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  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  
印 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55mm × 225mm)  
印 张 17.5  
字 数 180千字  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 
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  
ISBN 978-7-209-09517-4  
定 价 21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

狼的故事

003 第一章

037 第二章

069 第三章

110 第四章

144 尾 声



## 狐的故事

- 153 第一章 幽谷狐踪  
194 第二章 荒园狐影  
238 第三章 小城狐魅

狼的故事





## 第一章

1

它是一条狼，年轻、健壮，深棕色的毛泛出金属般的光泽。它潜伏在山坡上的荆棘丛中，灵活地转动着竖起的双耳，锐利的黑眼睛紧盯着山谷。

谷底有一条小溪，时隐时现于乱石榛莽之间。小溪的那边有一片平坦的绿草地，上面有几棵伞状的合欢树。合欢树正开花。这种粉色的、茸茸的花为这个充满了初夏阳光的山谷增添了许多的妩媚和温情。一棵合欢树下盘腿坐着一对青年男女。他们面前摊着一方白色的塑料布，上面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。

人在上风处，狼能分辨出塑料布上飘过来的各种气味，当然也能辨出两个人的气味。那女的身上有一种很怪的香味——它当然不知道这是奥琪香水的气味。可狼对这些并不感兴趣，它的目光紧紧地追逐着那条雪白的狗。

这山谷离小镇不远，而且这一带从未出现过狼，他们带白狗来纯粹是为了逗乐。

白狗尚未成年，是条“半大狗”，最讨人喜了：雪白的毛，粉红色的鼻子，肥胖得不像一条狗，更不像一条雄狗。白狗或卧或滚或颠颠儿地跑，时不时为了得到一点儿吃的而抬起前腿来卖乖，逗得两个主人发笑。

白狗对人的媚态激起狼一阵阵的厌恶。狼频频伸出猩红的长舌舔着唇。

远古时代，狼曾经和人类一样作为一个强盛的种类生存在这个地球上，甚至一度成为被崇拜和敬畏的对象。之后，人类以智慧压倒了狼，而且一步步地要把狼逼向绝境。从古至今你死我活的对抗，使人和狼之间结下了根深蒂固的不解之仇。狼是狗的祖先，狗是被人类驯化的狼的一属旁系。狗成了人类忠诚的朋友——而在狼看来，是狗成了人类忠实的奴仆。狗的背叛使狼和狗之间产生了刻骨之恨。它们一嗅到对方的气息，全身的血液便会燃烧起来，成为一股无法遏制的杀气。

人、狗、狼又在这山谷里狭路相逢。

狼死死盯着白狗。这肥皂泡似的白狗绝对不是这条饿狼的对手。若不是合欢树丫上挂着一支枪，狼会不顾一切地

冲上前去把白狗撕个粉碎。狼认识枪。虽然到现在为止它还未嗅到应有的火药味，但它还是怕这个凶险神秘的东西。有多少同类在这古怪的东西前，惨叫着栽倒在血泊之中！火可怕，火的精怪更可怕。

其实，这不过是一支只能射杀麻雀的气枪罢了，并不是火的精怪。

男青年把一只花花绿绿的空罐头听扔掉，当啷一声把狼和狗都吓了一跳。

白狗飞跑过去，讨好地把空听叼回到合欢树下。男青年称赞了一句，赏给它一块食物。

——噢，是牛肉。白狗高兴地摇着尾巴，连屁股都在动，好一个肥硕的屁股。

女青年又把空听扔了。空听丁零当啷地滚进小溪。男青年打了一个响指。

白狗十分乐意地向空听奔去。溪里的那些乱石被岁月磨得圆溜溜，又生些青苔，滑得像熟的芋艿。白狗在石头上打滑，做出种种可笑的姿态，逗得两个年轻人笑得前俯后仰。

男青年又把白狗叼回的空听扔出去。这次扔得更远了，一直扔到小溪的对岸。空听兴奋地弹跳翻滚到了一块大石头的后面。

狼的机会来了。

狼迅速向空听靠拢去，在灌木丛中矮步前行，老练迅疾，似一团流体，不触动一根树枝，不制造一点儿气息……

白狗没来得及叫出一声，喉管和颈动脉就同时被切断。它眼前一片棕色，接着是一片红色，那个花哨的空听晕化成一团黑色……它至死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是怎样发生的。

当狼从大石头后面探起头来时，那两个年轻人已经呼喊着逃远了。

那支枪还挂在树丫上。

狼放下白狗，几个纵跃就到了合欢树下。它咬住枪柄，“咔”一声，枪柄碎了。

回到石头后面，它从容地吃完了白狗，纵身跃上石头，环顾四周，嗅闻八方；然后飞身下石，上了山坡，又像一团流体似的消失在灌木丛中。

它是一条到处流浪的独狼。

狼群中是有森严等级的。别说成年的狼，即便在幼狼之间也存在着等级。出生一个月的狼崽就热衷于打斗。别以为这只是儿时的游戏，正是在这种游戏式的打斗中逐渐确立起了强者的地位。

这条狼自幼就是打斗中的常胜将军。它健壮、聪明、蛮横、凶狠。它用爪子踩住失败者，得意地翘起小小的尾巴，露出十足的傲气。若非这过分的傲岸，它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头狼。

每一群狼都有自己的领地。它们凭借嗥叫声和气味来划定疆界。几乎所有可以活动的地域都被狼群分踞了。独狼是绝不敢贸然闯入这些领地的。独狼所能活动的地方处于狼和人的交界处。在这个夹缝里求生，得时刻提防同类的仇杀和

人类凶险莫测的袭击。沦为独狼是十分可怕的事，成群的狼甚至能让狮虎退避，而独狼的性命却如风中枯叶。

吃过白狗以后，三四天来它再也没有捕捉到什么食物。饥饿使它虚弱、暴躁。虚弱使它在追捕食物时力不从心，暴躁使它遇见猎物时沉不住气而频失良机。

它奔跑在草莽间，努力保持自己的敏捷。

它甚至只凭毛的感觉就断定了哪个方向有水域。狼的毛可不只是为了遮掩身体。

水的气息引着它来到了一片沼泽地。

在这种地方可得格外小心。别看那些白色的小花开得可爱，说不定下边有个沼泽；别听那一蓬蓬蒿草的絮絮喃喃温柔倾诉，说不定下边潜伏着一条鳄鱼。

它小心翼翼地走到水边，趴伏下前半个身体，把舌头卷成勺状，喝了几口水。水更刺激了饥饿，它干脆整个儿趴伏下来。它觉得肚皮已和背脊贴在一起了，要不，肚皮下草地上的一个泥疙瘩怎么会硌得背脊发疼呢？饥饿像影子一样会伴随狼的一生，影响狼大部分时间的情绪。

水沼死了似的静。水清得很，可以看到水底纤秀的小草，还有几尾小鱼在悠然嬉戏。狼知道鱼可以吃，可是它对它们毫无办法。

天空倒映在水底，一团一团灰色的云在涌动。

它感觉到肚皮底下的草地在浮动，猛吃一惊，急忙小心地匍匐后退，不过是一场虚惊。它不知道这是水中云影引起

的错觉。

那天，它们所在的狼群到了一片沼泽地边。一条年轻的雌狼由于草率而陷进了一片沼泽，这雌狼正是它亲密的伴侣。它听到了呼救声，不顾一切地要奔去救助。头狼截住了它，一爪子把它击倒在地。头狼长嗥一声，整个狼群原地站定，肃然无声。只有那遭难的狼在黑色的泥沼里哀叫。

看到那双绝望、哀怨的眼睛，它又爬起来想冲过头狼的警戒线。头狼一口咬住它的后足，惊人准确地把力量控制在将透而未透皮肉的临界点上。它当时简直是疯了，竟当着整个狼群的面回头咬了头狼一口。这还了得！立刻，几条强壮的公狼一齐向它扑来……

就为这个，它被它的家族无情地驱逐了，成为一条到处亡命的独狼。每一条狼时刻都得切记：头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

它直竖的耳朵捕捉到了什么，眼睛转动起来，最后对准了不远处的一片灌木丛。一种细微的声响正从那儿传来。

它深吸一口气，站了起来……

## 2

它环顾一下，然后向那片灌木丛靠拢。

扑棱棱一声响，灌木丛里飞起一只野雉。是只雄雉，在西斜的阳光里显出它华丽而辉煌的锦羽。雄雉飞起来，忽又一仄身跌落下来，拖着一只下垂的翅膀在草地上踉跄奔跑，

不住声地惊恐万状地咕咕叫着。

独狼冷眼一瞥，便不再理会雄雉过分夸张的做派。佯伤而逃是野雉的惯伎，不过是要把来犯者从家门口引开。它断定灌木丛中有一个雉窝，窝里一定蹲伏着一只舍身护雏的母雉。

雄雉惨叫一声，跌倒在不远的地方，扑打着翅膀，像在做垂死的挣扎。

独狼只是不经意地回头一瞥，然后就加快脚步向灌木丛蹿去。

雄雉明白它遇到了怎样的敌人，怒从心头起，金蓝色的颈羽一起簌开，纵身展翅，飞起有几丈之高，然后扬起双爪直向独狼扑去。

独狼过于自负了，显然低估了雄雉，当它觉得有一阵风向它脑后扑来时已经来不及脱身了。它从小训练有素，深知在这样的时刻可不能回头。面对禽类的爪、喙，它必须保护自己的眼珠。

在拼死的雄雉爪、喙将到的一瞬间，它左前腿和左后腿同时屈膝，使前进中的身体突兀地向左前方极轻巧地打了一个滚。雉扑了一个空，跌落在地，恰好就跌在它尖吻<sup>①</sup>的附近。

雄雉才叫出半声，脖子就在狼的牙齿间“咔叭”一声折断了。扇动的翅膀表示雉的不屈不挠，也表示了它的不幸。一些美丽的羽毛飞扬起来。狼无视这羽毛的美丽，只觉得讨

---

① 吻，动物口器或头端突出的部分。

厌。鸡不应该有鸡毛，它想。

它舔了舔嘴角，昂首四顾。

沼泽地依然一派宁静和平。远处有什么鸟在叫，显然不是雉。而灌木丛里还有一只雉。狼还没有吃饱，即使吃饱了，它也会进灌木丛去。好奇是狼的又一天性。

它喜欢灌木丛。一进灌木丛，它的身体就柔软得像一团棕褐色的流体，全身的毛感兴奋得使它十分舒服。

一切如它所预料，灌木丛深处有一个野雉窝。一只麻栗色的雌雉正像它原来想象的那样扑开双翅护着雉雏们。母雉张开颈羽，鸡冠如血一般鲜红。

狼竖起尾巴，一晃，又一晃。

正待母雉想看清晃动的是什么东西时，它的脖子断了。它没挣扎，到此时它还记得身下有孩子！

雄雉舍身一搏，母雉挺身护雏，都是义无反顾，凛然可敬。然而，在狼的面前，雉毕竟太弱小了。唉！

雉窝里剩下了几只出壳不久的小雉，茫然无措地啾啾叫唤。

狼趴下，把长长的尖吻伸进窝里，依然能感受到母雉留下的温暖。

小雉们慌乱了一阵，挤挤挨挨钻进了窝里的枯草堆里，渐渐平静下来了。有时候，母雉也会短时间地暂离草窝出去喝一点儿水什么的。小雉们相信母亲不久就会回来。

它匍匐在雉窝边眯细了眼睛苦等着夜的降临，若不是饥渴难耐，狼在白天很难打得起精神来。

夕阳快下山了。天地间，这里那里都动着一些红色。没有其他的颜色比红色更能使狼激动了。可口的鲜血是红的，可怕的火焰也是红的。可眼下，它一点儿也激动不起来。自从离开群体，在不饥饿的时候，烦躁和沮丧就会袭上心来，孤寂像一颗太阳烤着它。

一群麻雀降临在这丛灌木的枝头，追逐噪吵。这丛灌木也许就是它们的宿营地吧？若是如此，它们便是雉的邻居了。有几只老成的麻雀显得很安详，在枝梢上用褐色的喙梳理羽片。它们的身上镀了夕阳最后的光芒，呈现出黄铜般的色彩。更多的雀儿喜欢吵闹，轻薄地从这个枝头蹦到那个枝头，和这个伙伴打斗，又和那个伙伴亲昵。从下面看上去，它们的胸脯白茸茸的，里头鼓鼓地装着很多的叫声。

有一只小麻雀不小心踩到狼的背脊上，惊呼一声，“吱溜——”，迅疾逃窜，如一支箭簇。接着是“轰”的一声，麻雀们倏然不见了，只有树枝在那里空摇。

下坠的太阳只剩了半个，离地面很近，像在流血。它认为自己嗅到了太阳的焦味。

沼泽地里，从水中，从草丛、树丛中袅袅地生出紫色的雾气，隐约地含着鱼的腥、草的腥、泥的腥、水的腥……

沼泽地的一个地方泛起一个气泡，然后又破裂了……

静极了。只有它心里的那颗孤寂的太阳在躁动。

狼对它们的天敌和弱小的动物是凶残无情的，但在它们的家庭里却不乏温情。尤其是母狼对自己的孩子，那脉脉的

温情使成年不久的狼也还怀念不已。

在尝够了孤寂之后，独狼竟在雉窝边饥渴似的怀念起它的家属来。那些快乐的日子好像已经很遥远了。

夜幕降临了。沼泽地响起一片蛙鸣。

苍白的月亮爬上天空，就像头狼那苍白的脸。

它回想着家属的气味，它还记得那气息。它忍不住冲着月亮伤感地嗥了一声。

它决定回去。

它当然不能空身回去。

几天以后，它好不容易逮到了一头鹿。它叼着死鹿昼行夜伏，穿过几个狼群的领地，踏上了归途。昼行夜伏，对于狼来说，意味着冒巨大的危险。它宁愿如此冒险，它领教过被其他狼群无情围攻、追捕的苦楚和风险。

饥饿像火一样灼烧着它，可它强忍着不吃叼着的死鹿。它要把这头鹿作为见面礼，献给它的家属，献给头狼，表示它的悔过，也表示它的能力。它看到过一条老狼被逐后又叼着一头黄羊回群的故事。

经历过千辛万苦，这天傍晚，它终于踏上了它们家族的领地。

奇怪的是它们家族留在边界线上的气息变得十分淡薄了。它把死鹿藏到一块山石隙缝中，然后乘着月色漫山遍野地奔跑着，呼号着，寻找着。

它的家族失去了踪迹。

当它怀着失望，拖着疲惫走向藏鹿的地方时，被吓得